

世界文學名著講話

茅盾著

世界文學名著評語

茅盾 著



開明書店

開
明
書
店

志
恒

世界文學名著評語

世界文學名著講話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月初版

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再版

每冊定價國幣二元九角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著作者

茅盾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目次

第一	「伊利亞特」和「奧德賽」	一
第二	「伊勒克特拉」	七
第三	「神曲」	七
第四	「十日談」	一九
第五	「吉訶德先生」	一九
第六	雨果和「哀史」	一八九
第七	「戰爭與和平」	二三

第一 「伊利亞特」和「奧德賽」

親愛的朋友也許你沒有讀過任何譯本的伊利亞特 (Iliad) 和奧德賽 (Odyssey)，可是我猜

想來你一定知道古代希臘有這兩部「傑作」，而且你知道這兩部「名著」的作者叫做荷馬 (Homer)，是一個盲子，大約生在紀元前八百五十年左右，（也許你也已經知道這話是世界第一個歷史家，所謂「歷史之父」，希臘人希羅多德 (Herodotus) 說的，而這位「歷史之父」的生年卻是紀元前四百八十四年）而且，也許你更知道這位偉大的「盲詩人」的「遺著」雖然據說很早在紀元前五百年頃就由一位賢明的雅典王庇士特拉安 (Pisistratus, B. C. 560-527) 召集了一些文人代為編集寫定，雖然到而今三千多年來歐洲的文學史家沒有一個不尊重這兩部「傑作」是歐洲文學（也可以說是世界文學）最老的「老祖宗」，雖然三千年來有過許多學者研究這兩部書，而他

們研究的結果印成書的，也可以自成一箇小小的圖書館，雖然三千年來這兩部「古典名著」翻譯爲無數種的語文，翻印過無量數版，歐美的青年在小學校時就讀了節本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然而親愛的朋友，你大概想不到吧：這位偉大的「盲詩人」荷馬當年是討飯的！不錯，據說他是「討飯」的，他挾了七弦琴，流浪在熱鬧的市鎮裏，唱一曲歌，換一頓飯。他是那裏人，不知道；雖然後來有希臘的七個大城都說是他的家鄉，都搶奪這位大詩人去認同鄉，可是他到底是那裏人，始終弄不明白。近代有一位作家寫下了兩句詩，諷刺這件事道：

「七大名城搶得了死荷馬就心滿意得，

可是荷馬當年在這七大城裏流浪行乞。」

閒話少說，書歸正傳，朋友，這一切關於荷馬的傳聞軼事，你能夠相信麼？如果你相信牠，你也有理由。因爲自從「歷史之父」希羅多德以來，古代希臘的哲學家文學家如蘇格拉底（Socrates），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柏拉圖（Plato）都把這位古代的「盲詩人」認爲「實有其人」的。但是到了十八世紀末葉，這位古代的光榮的「詩人」之是否真正存在，忽然成了問題了；德國的學者倭爾夫（Wolf）開始懷疑這二千多年的傳說。其後，學者聚訟紛紜，關於所謂「荷馬問題」的著作也可以自成一箇小小的圖書館。朋友！在這裏，我們實在沒有那麼多的篇幅來引證各家的異說，我們只能夠把他們研究的結果記下一個大概。第一，荷馬這個人，很成問題了。據說希臘姓氏中沒有“Homeros”

（就是英文寫成的 Homer）這一姓，而「Hómēros」一字在希臘語中有「做押頭的人」的意義。古代希臘的風俗，凡「做押頭的人」就是一種「賤民」，其子孫不得為戰士，只能以「賣唱」（所謂「行吟」即是）為業。然則所謂「荷馬」者，不是私姓，而是公名了。又古代希臘風俗，凡「賣唱」者大都是盲子，所以「荷馬」是盲子的傳說大概由此而來。第二因為所謂「荷馬」者既非真有其人，於是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著作問題」也就有了新的解釋。據那些新說，則此兩大「傑作」並非成於一個時代或一人之手，這是同一主題下許多古代歌曲（自然都是無名氏的作品）之集合；不過據雅典王庇士特拉安曾經命人編集寫定這一說看來，至少這些詩歌的產生是在紀元前四百年左右了。並且據蒲勒（S. Butler）的研究，則奧德賽的作者是一個女子，（蒲勒以為這偉大的名著至少那「初稿」是出於一人之手的），並且這位作者也不是希臘本土人，並且蒲勒又以為奧德賽的「產生」至少後於伊利亞特一百年，即在紀元前十一世紀，然則此二大「傑作」的時代更當推上去，實實足足是三千多年前的東西了。

親愛的朋友！我覺得什麼「荷馬問題」，什麼「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著作年代」問題，還是暫且丟開不去管牠吧。我們倒要先來看一看這兩部偉大的「名著」產生的時候，（姑且假定是紀元前十世紀到十一世紀）希臘的文化程度是怎樣的？

伊利亞特講的是希臘聯軍攻佔特羅亞城 (Troy) 的故事。奧德賽是講打下了特羅亞城以後，希臘聯軍中一位最有智謀的伊大卡國王攸力栖茲 (Odysseus) 航海遇險，十年方得歸家的故事。這兩件事都發生在希臘有史以前，其中保存著希臘民族最古代的史實，八十年前德國的古物學家舍利曼博士 (Dr. Schliemann, 1822-1890) 在小亞細亞地方發掘得那個特羅亞古城的遺跡，於是證明了特羅亞戰爭大概是真有的。

朋友，現在我們讀西洋歷史，就會看見特羅亞戰爭是希臘開國第一大事件。朋友，也許你讀了那短短的「歷史」以後，你會想像到希臘當年是一個「文明國」，而特羅亞卻是「野蠻」的。可是，我的朋友，事實恰正相反。遠征特羅亞的希臘民族那時候的文化程度實在特羅亞之下呢！

讓我們來一點簡短的介紹吧。歐洲的歷史始自希臘。但在歐羅巴有歷史以前，小亞細亞沿岸已經開了燦爛的文明之花。而特羅亞城就是小亞細亞沿岸古文明的最後一個大商業中心點。這古文明的主人就是克里底人 (Creteans) 或伊琴人 (Mycenaens)，他們達到了「文明」，遠在希臘建國以前二千多年。當特羅亞人轟轟烈烈全盛的時候，希臘人還是歐洲北部平原的野人。他們是印度·歐羅巴種族，自稱為希里尼人 (Hellenes)，他們只會遊牧，不懂得農業。大約在紀元前二千年以前，這些自稱希里尼人的遊牧民族離棄了他們在多腦河沿岸的老家，往南方去，想找一塊新牧場。他們一路往南來，男人們帶著石斧石矢，女人和孩子坐在拙笨的車子裏，他們帶著大羣的羊，還有管束羊羣的



所謂「特羅亞廢址」原來一層一層疊着共有九個城，其中第六個方是荷馬時代的特羅亞故城。但是舍利曼博士當年的發掘的時候卻永沒有看見那城牆，因為他把掘出的泥土堆在旁邊，就把城牆遮蔽了。這是後來繼續發掘纔知道的。

些希里尼人雖則「野蠻」可並不笨。他們漸漸地從伊琴人那裏學會了農業、航海，以及使用銅鑄的武器。這是化了好幾百年的工夫纔學會了的，上古時代的日子就是那麼不值錢的！到了紀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做先生的伊琴人就倒楣了！學會了本領的希里尼人開始攻打「先生」的城市。大約是紀元前一千四百年的時候，希里尼人擄掠了克里底北岸的那個最重要的然而毫無防禦的克擎索大羣猛犬。他們一路上攻擊那些弱小的游牧人奪了牛羊，又把捉來的俘虜餵他們的猛犬。終於他們到了現在我們稱為希臘半島這一塊土地上，殺死了島上的住民，奪了他們的田地和牛羊，又把他們的妻女當作奴隸。但這時候，這羣希里尼人還是「野人」，沒有文字，也不懂得用銅器。他們在那希臘半島的高山上看得見伊琴人的帆船，看得見沿海一帶都有伊琴人的商業茂盛的城市，他們一定眼熱得很；可是他們也看得見伊琴兵丁手裏擎的是明晃晃的金屬的武器，比他們自己的石斧厲害得多，於是他們暫時不敢去惹這富有的鄰人。但是這

斯(Chosroes)城；此後三百年中間，所有伊琴人的城市全到了希里尼人手裏，最後的一次長期戰爭大約發生於紀元前十二世紀，在小亞細亞；這就是伊利亞特所記的特羅亞戰爭！

特羅亞城是「伊琴世界」的最後的根據地，所以特羅亞城的陷落焚燬也就是「伊琴世界」的全部滅亡。●伊琴人雖然滅亡，可是他們的「文化遺產」卻被希里尼人（希臘人）承繼了去，而且發揮光大。不過這是後話，在特羅亞戰爭那時候，那班希里尼人的文化程度並不見得怎樣高妙。那時候，他們還沒有商業，還只是半游牧半農業的民族；他們還沒有「國家」的組織，我們在伊利亞特和奧德賽裏所見的許多「國王」實際上只是游牧羣中有勢力的酋長；那時希臘民族分爲許多小小的部落，每部落又有大小不等的酋長，擁有幾千人以至幾百人的勢力，（實在後來希臘全盛時代的「邦」至大者亦不過十多萬人而已）那時候，他們也許已經有點非常簡陋的文字，但此所謂「文字」大概和現在非洲土人的簡陋「象形字」差不多，完全不能派作用場；本來他們的「先生」伊琴人有一份好好的克里底的文字，可是這些「克里底文字」跟著「伊琴世界」一齊滅亡了，那時游牧的「野蠻」的希里尼人似乎只看中了伊琴人的船，銅的兵器，以及陶工業，所以自始就不曾學習伊琴人的文字。那時候，希里尼人還不會建築好好的房子，他們看了他們那些征服地上的伊琴貴族府邸的遺跡——龐大的石柱，他們只有驚異，以爲是巨人賽克洛普斯（Cyclops）的手工。那時候，

●失敗的伊琴人有一部分逃到現在我們叫做巴力士丁那個地方，算是一個新家，但頗不振了。

希里尼人甚至還沒有好好的衣服，他們穿的是粗羊皮。

那時候，這些好戰的希臘人的武器卻也簡單得很。是在紀元前一千年左右，希臘方始進入了



這是古代的希臘瓶上的繪畫，是特羅亞戰爭之一幕。圖中倒在地上的是戰死的阿契里斯，爲要爭奪他的屍身，兩軍的戰士正在拚命相撲。從這圖可見希臘戰士用的武器。

「鐵器時代」，所以當特羅亞戰爭時，希臘的戰士用的都是銅鑄的兵器。大概是劍、矛，還有牛皮做的盾。他們也穿銅片做的甲以及銅質的盔。但是這樣的「全副武裝」，只是「將官」們穿的。「將官」就是酋長，或是擁有若干奴隸的小酋長。不大著名的戰士已經沒有那麼整齊的武裝了，（所以伊利亞特中說到阿契里斯〔Achilles〕的好朋友柏特洛克勞斯〔Patroclus〕借了阿契里斯的甲盾和戰車去出陣，）普通的小兵更沒有。在戰時，也只是兩軍的「將官」對打，小兵們的廝殺是不關重要的。戰勝的「將官」例應掠奪戰敗者的甲冑兵器，並且把死者的光裸裸的身體縛在戰車後面拖著走。打敗仗那一方面的財物和女子（這也是財物）照例由戰勝者掠奪了去均分，而女子的命運就是爲妾爲婢。

這一切，便是特羅亞戰爭時代希臘人的文化程度。

朋友！現在讓我們來想想，當年的希臘人——文化程度那樣低下

的希臘人，怎樣從特羅亞戰爭的題材產生了偉大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

上面我們說過，特羅亞戰爭那時候，希臘人還沒有文字。（希臘人有文字是在和腓尼基人通商以後借用了腓尼基文字的字母又加了韻母這纔開始的。）但是那時候，希臘人的語言卻已發達到相當程度。他們從伊琴人那裏學了許多乖，他們征服了伊琴人，他們和伊琴人雜婚，——這混合的血族就是現在的希臘人，有些學者以爲這血液的混合對於後來希臘文明有很大的關係，——然而他們用的語言始終是他們自己的，不過採用了許多伊琴語，內容就更加豐富了。那時候，因爲沒有文字，一切全憑記憶。有專門「記憶的人」。這些專門「記憶的人」就好像是活的「書櫥」，他們隨時要被酋長們叫了去，查查他們肚子裏的「舊檔案」。可是他們在一個好戰的民族中，並不被重視。幹這一行的，通常是「盲子」之類，不能打仗的人。雖然他們不會打仗，然而遇有戰事，他們卻要做隨軍的「記者」了。戰事既畢，這些滿載戰事新聞的「記者」回到家鄉，自然會受熱烈的歡迎。同時有些「賣唱」爲業的「盲詩人」也要從那些「記者」口中弄些材料來隨口編成歌曲到各地去「弦歌」。單純的戰事新聞嫌乾燥，就加進了一些民族的「神話」。特羅亞戰事首尾亘長到十年，這在上古時代當然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情。當時希里尼人的無數部落裏就會有無數的歌曲講述這戰爭的一鱗一爪。而這，就是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產生程序的第一步！

後來經過了幾百年，這些描寫特羅亞戰爭的歌曲愈演愈多愈繁複，增飾之處亦愈多，終至成爲

兩大「故事的集團」到了紀元前五百年頃，雅典王庇士特拉安的時候，這纔可以編次刪節，由口頭的成爲書面的，便是我們現在所見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了。

朋友，這就是我們現在認爲最合理的說明——關於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產生過程。並不是特羅亞戰爭當時的希臘人就能夠產生了這樣完美的「傑作」，而是經過了五六百年的長時期，無數「詩人」的增飾修改然後告成的民族的集團的著作。因而在這兩篇「名著」裏雖然還殘留著紀元前十一二世紀希里尼人的「野蠻」痕跡，但更多的卻是有國家組織後的「文明」的希臘人的情感和思想——特別是奧德賽中的「倫理思想」。

三

朋友，現在我們應該來看一看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所記的「故事」了。自然，我們只能說一點梗概。先講伊利亞特。

伊利亞特是一萬八千行左右的長詩，分爲二十四卷。這樣的長篇幅，在小說中也算得長的了，（倘使說每行詩平均二十字就有三十多萬言）何況是「詩」？然而尤奇者，這麼長篇幅首尾所佔的時間不過二十多天——不，倘依書中主要的「動作」而言，不過是四天，而這些主要的「動作」就是打仗。司各德（Sir W. Scott, 1771-1832）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Ivanhoe）也有二十多萬字，

故事首尾僅佔八天，也算得出奇了，然而比起伊利亞特來，猶有遜色。

上面說過，特羅亞戰爭是延長到十年之久的大戰。但伊利亞特所記的，卻是這次大戰將近結束那幾天。當時希臘是聯軍，而特羅亞也有幫手；單在希臘軍方面，據說有十萬兵和一千一百八十六條船（自然這種數目字很不可靠），這在上古時代，也就算得「大規模」了；但是伊利亞特所記的戰事卻只是兩軍「將官」個人對個人的交鋒，小兵的作用差不多看不見。這，就是那時候戰爭的「特色」，而伊利亞特的「特色」也就在能把那時候（說是距今三千一百年吧）的「戰術」很集中地描寫出來。

要是單寫上古時代那特異的「戰術」，三十多萬字是寫不滿的，並且也太單調了，所以伊利亞特中闢入了許多「神話」「神」像「人們」一樣的分爲兩派，各祖一方面；於是在書中每一次交戰後就有三方面的忙碌的會議：希臘軍，特羅亞軍，和天上的神們。就是這，構成了伊利亞特的奇瑰的色彩。

現在，我們就來寫一點伊利亞特的梗概。

特羅亞軍的老將們坐在城頭上觀看下面希臘兵和特羅亞兵的肉搏。特羅亞城已經被圍了九年之久了，戰事已經接連了九年。爲什麼阿加綿農，希臘聯軍的統帥，要糾集了那麼多的人來攻打普賴安的特羅亞城呢？到底爲了什麼不可解的深仇宿怨？

荷馬告訴我們，希臘軍中第一勇將阿契里斯因為分不到一個女俘虜，在和統帥阿加綿農鬪氣了，但是所有一切糾紛的根因卻在很久以前，在「神」皮利阿斯結婚的喜筵席前。這位「神」大宴嘉賓，可巧地就漏掉了一位女神厄立斯。於是厄立斯就生氣了，以一金蘋果投筵上，蘋果上寫著字：「給最美麗者。」神們可真也忒小氣，神后希拉，女神阿典娜，愛之女神委娜斯，都爭起來了。神王宙斯不能解決，乃命就下界人去裁判。這下界人就是特羅亞的王子巴里斯，方在伊大山中牧羊。三位女神各許以重酬，而委娜斯的卻是天下最美的婦人。這恰恰投了巴里斯之所好，於是委娜斯引他到希臘的斯巴達邦，引誘了王后海倫捲逃回特羅亞去了。全個希臘都忿然大怒。斯巴達王門涅雷阿斯訴於其兄阿加綿農——亞克斯及邁錫尼的王。於是希臘聯軍出征特羅亞，阿加綿農做了統帥，勇將就有阿契里斯，謀士則有攸力栖茲，伊大卡國的王。

闖禍的是巴里斯，遭殃的卻是他的老父和哥嫂，還有姪兒姪女。古希臘還有許多詩歌講到九年戰爭中特羅亞的受難情形，可是伊利亞特講的，卻是第十年上戰事將近結束。特羅亞軍中的猛將是巴里斯的哥哥海克托，能夠和他對仗的，希臘軍中只有阿契里斯一人，然而現在阿契里斯爲的和統帥鬪氣，自帶本部人馬退下去，不肯出陣了。

那邊特羅亞城中，海克托也在責罵他的弟弟闖下了禍。不料那荒唐的巴里斯也有時能夠奮發。他對他哥哥說：「海克托，你責備我的話，都有理。但是我做的事，全出神意。神給我的光榮的禮物怎好

丟掉，終不成人家說一聲『還我人來！』我們就雙手奉還去。不過倘使哥哥你要我出陣的話，好，咱們就先講好，希臘人和特羅亞人大家都莫動手，單看我和門涅雷阿斯單人相鬥，分個勝敗。讓我們兩個人性命相搏，誰勝了誰就有海倫和她帶來的一切珠寶。你們衆人都不要再廝殺，好好地講和，哥哥你和老父仍在這裏做王，他們希臘人也回家去看他們的老婆和牛羊。」

就是這麼著，巴里斯和門涅雷阿斯單人相會，而兩軍的「將官」們齊作壁上觀了。特羅亞的老王普賴安和一些老將官都在城樓上。老普賴安一向就沒怪怨美麗的海倫，這時候他就喚海倫也上城頭來，要她指認希臘軍中那些大將。當海倫徐徐而來的時候，特羅亞那些老將們看見了都輕聲說道：「無怪希臘人和我們特羅亞人要打了那麼多年的仗呀！」只這一句話，然而就這一句，已經描寫盡了海倫的「傾國傾城的貌」。不過那些老將們卻又悄悄地議論道：「話是這麼說，到底還不如讓她上船回老家吧！」

人人盼望中的解決終於又落得一場空。巴里斯和門涅雷阿斯的單人決鬥沒有結果，（女神委娜斯暗中幫著巴里斯）和議不成功了。

於是「場面」轉到了特羅亞的宮闈。交戰中，勇敢的海克托抽身回宮和他的妻，他的幼子訣別，這是真正「兒女情長」的描寫。海克托微笑著，看著他的襁褓中的小兒子。「唉，海克托！」他的妻叫著，「不要走！你是我的父母，我的哥哥，我的丈夫——我一生的靠傍，敵人們專打你一個！」

「我知道總有一天」海克托回答「老普賴安以及他的臣民全都完了可是請你想著我的父親，我的母親，和我的諸兄弟罷，請你不要提起你的歸宿使得我心亂呀」他伸手想抱他的小兒子，但是這小孩子怕他那一身的銅甲，特別是他的銅盔上顫動的纓毛，躲在乳母的懷中，不肯擡頭。海克托立即除下了盔，放在地上。他吻他的兒子，抱他在懷中，禱告大神宙斯和諸天衆神道：「神呀，保佑我這兒子，使他將來是特羅亞人中最出色的一個，是一位好心而偉大的王。他將來打仗回來，讓人家讚他一聲：『比他父親還強，』讓他的媽媽聽得了心裏快樂」於是他把兒子交給他的妻——妻在淚光中微笑地接了；於是在怡然的話別聲中，海克托出宮再上戰場。

以後是許多的交鋒，許多的各式各樣的「動作」實在，伊利亞特可說是世界上一部偉大的短篇故事集子，描寫了上古時代那些「貴族」們的生活。平常人是沒有地位的並且，這雖然是希臘的「史詩」，但是海克托的地位卻近於「主角」。海克托也許還不是阿契里斯的真正對手，但阿契里斯一直不肯出陣，希臘軍就被海克托逼得慌了。阿契里斯的部下驍將又是好朋友的柏特洛克勞斯請借了阿契里斯的甲冑兵器戰車去擋一陣。這一去，柏特洛克勞斯被海克托殺死，並且奪得了戰車甲仗。於是阿契里斯又一次大怒，第二天，（那一夜裏，女神西底斯，她是阿契里斯的母親，求天上的鐵匠弗爾甘漏夜給阿契里斯趕造了一副新盔甲），和海克托在戰場上相見了。這一場惡戰寫來精采得很。阿契里斯追逐海克托，繞特羅亞城三匝。神王宙斯在空中把兩位英雄的命運放在金天平上，海